



// 左右的诗 //

我见过神

我见过神。他就在我们中间
趿拉着拖鞋排队买早餐
神也会弯腰系鞋带，擦脸上的汗水
神也会打嗝，露出厌恶的表情
一辆货车在大街上按喇叭
神无动于衷。他大步流星
穿过斑马线，挤过人群
神和我一样，听不见世俗的声音

寻找声音的真理

我一直在等一种
熟透了的声音
啪的一声
掉在地上
比如此刻
失眠之夜
窗外头顶的月亮
或者
满天繁星中的
其中一颗
只要有东西落下来
我就能证实
天上所有落下的东西
都是有声音的
就像我
听不见
依然能想象出来
那一声
“啪”

// 寂之水的诗 //

小小的故乡

越来越荒凉苍老的故乡
我更愿意把它比作一粒稻谷
像落叶归根，成熟的谷子坠入大地
它完成了某一时刻的使命
回到寂静宽广的大地
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
下一个漫长的轮回
在多年后的某个春天萌生
再次成为某个孩子的故乡
而它曾经哺育过的孩子
在这片土地里生长、成熟
像它结下的种子，随风四处飘散
带着熟悉的乡音，骨子里的习性
在大地上的各个角落
种下一个个小小的故乡

大地上的村庄长满药铺

小时候的我们从未尝过药丸的苦
我们总有办法对付病痛，大地上的村庄长满了药铺
茅草根、艾草、金银花、鱼腥草、蒲公英、马齿苋……
它们治愈感冒、咳嗽，头痛脑热等病症
它们是药，也是菜，还是我们的零食
它们治疗疾苦，也治疗饥饿

它们毫不起眼，朴素得人人可以得到

这些草药，长在宽厚的大地，贫瘠的村庄
带着苦涩治愈另一些苦涩的生命
把柔顺流入另一些柔顺的心肠
把顽强植入另一些顽强的生长
如今，土地上的孩子们也远走他乡
它们仍然在村子里繁盛
治愈空荡的村庄和远方颠沛流离的灵魂

// 董任之的诗 //

蛐蛐的声音

一只蛐蛐在屋子里自言自语
它的声音没有规律
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窃窃私语，喋喋不休
它像极了，我沉迷于小说创作的状态
它在各种角色间自导自演
我甚至好奇它是怎么爬上十一楼
又精准地在门开关时进入
以至于我从梦中醒来时便听见它的声音
它在不停地叫唤，一声高过一声
睡意昏沉的时候，它的声音犹如乌俄之间的炮弹，在屋里回响
它是一个流离失所的人
它在寻找另一只只走丢的蛐蛐

老三轮

当它载满大树从门口经过时
它发出“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
它的声音一浪盖过一浪
黑烟滚滚，仿佛是越过雷区吹起来的尘
它在呐喊，对一个斜坡发起冲锋
我看见它前面的轮子离开地面
车身高高地翘起时暗道：“要拐，要拐……”
老司机却很淡定，它踩住刹车
老三轮平稳着地，他再次抽了一口烟
接着打火重启，油门踩到底
老三轮像一头老牛吃下鞭子后使足了劲
它终于爬上斜坡，黑色的烟雾蔓延
黑色的烟雾挡住了红房子，老蛙岩，金银山
惊飞了电线杆上晒太阳的喜鹊
它像是感到羞愧，它收起了声以及黑色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转动的齿轮
迎着光缓缓前行，尽管它只是一辆
看起来快要报废的老三轮

// 王步成的诗 //

腊月二十三晚，小年记（组诗）

一

此刻，石坪桥的夜晚
十几年的时光聚拢成一团烈火
开始点燃整个冬天
燃烧三个中年男人残留的春天

淹没在钢铁洪流中的个体
模糊的轮廓与紧勒的牛鞭
挣扎是一层推一层的，大海中的浪花
巨大而虚无的一生

此刻，石坪桥的夜晚
明亮的日子快速萎缩，鱼群搁浅
忍冬银色的花瓣已成金黄
迷雾中蹒跚降落的鸟
在一棵又一棵无枝可依的黄葛树上
反复横跳

二

我爱这布满裂痕的夜晚
有裂痕的夜晚才有星光穿越而来
我也爱一身星光的彩云湖

风一吹
湖水就有了波折的故事
爱也有了归期

你们举杯和放怀时
桃花溪水偷偷汇入长江
在渔鳅浩与我做了最后的告别

我爱这布满裂痕的夜晚
满身伤口和疤痕
孤独又美好

三

凌晨五点多起床，六十多公里
来回两个多小时的通勤
悬浮在空中的
完全失重的两个年轻人
生活的激情被反复地搓洗，沥干
而人类需要真诚的云雨
种子饱满。充盈天地

我看见草木枯槁的一生
诗意瘦削，思想干瘪
而我们要成为荆棘上攀缘独立的花
然后，结出小而内心紧致的果实
然后，一一献给痛恨世界的人
辜负阳光和露水的人不会获得幸福
抛弃信任和热爱的人无法泅渡山海

现在，我们说出相聚的意义
在桃花溪畔，在小花市集旁

在这座机械运行的城市巨笼中
逃离，或者顺从
都是一种枉然
不如与阳台上盛开的三角梅
只选择在春天和秋天，成为浓郁的自己
勇敢拥抱盛满遗憾的冬天

// 思杨的诗 //

两个自己

何时开始
两个自己共存
无法追溯缘由

相安无事
一直能泾渭分明
一个和另一个自己
各有各的王国

不同的声音四起
争议越激烈
火焰就越高
将生命的能量提升

两个自己
从不同的方向行走
在这坚硬的世间
有些柔软要抚摸
有些冰冷要击碎

低调

我把头埋得很低
接近泥土的面
尽量保持身子和头平行

屁股绝对不翘起来
尽管
看起来很圆润

冷风吹着太凉
只有泥土的温度
才适宜汲取

// 江浪的诗 //

风筝

低一些吧，把天空再按低一些
绿，或者我所触及的拥抱
是春天扑翅的飞翔
樱花凋落之后，一只风筝无所事事
见山说山，见水说水
喋喋不休的心思
低过火焰，低过羞涩
将另一朵花的沉默牵在手心
小心翼翼地拉长日子
风，寻情而来，带走大地的书信
她，拆不开的疼痛
被带到远方，或者更远

窗台上的那一束花

窗台上的那一束花
我把它当作是春的报答
有些时候，它垂帘低下头
喉咙里结出一寸寸芬芳
像极了那位投来目光的姑娘的心思
她在冬日里俯视一切

絮叨着要做一回阳光的伴娘
我不忍打她身边经过
想象窗台上的那一束花会担惊受怕
膜拜者们不禁抬着头张望
惊扰了闺房中那位正在梳妆的姑娘
我望着窗台上的那一束花
它的胸膛就是旷野
它抬头就是远方
寒日里，更多的时候
我把自己忘了也在荆棘的路上

// 苏微凉的诗 //

麦客

布谷鸟的体内有一个闹钟
麦芒时节，准时在他们的耳内响走
咕咕、咕咕
茫茫月色，老人、小孩收割忙
麦镰败走，在一块石头上完成蜕变
咕咕、咕咕
多么疼痛、刺耳的声音

最后的布谷鸟，把它的声音
藏在一场罕见的冰雹里
藏在了一代麦客的额头
——老人的帽子里

离乡之诗

沿途尽是柿子树、梧桐花
鸟窝结在高树上
麦草轻轻吹，一头毛驴死去
带着受伤的尾巴

在冬日下午，父亲仍然
赶着牲口去上湾梨地
吆喝声传到好远

阳光在泥墙上缓慢移动
老人倚着墙边点燃烟杆

花猫像往常一样
看见我，就在记忆里
远远地跑开了

// 陈耀昌的诗 //

如是我言——春色

有太多东西，使人困惑
如你躺在草地上和躺在床上
想到的事情可能一样

沿着轨迹，会有偏差出现
一片叶子衰老的迹象
比一组词语的重音要明显

我们读着：春天，好像习惯
这种场景和味道，而不知
我们被作为沉静的物体
反复捉弄，睡去的时候会有一些异响

如是我言，不过是一场春色
去年冬天你看到雪花
落在枯黄的野草上
也有此刻的声音